

多次被绑架关押 善良农妇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善良农妇张淑霞由于修炼法轮功, 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 并被非法判刑三年, 致使孩子失去妈妈照顾、家不像家。近期, 张淑霞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请求最高检察院依法追究江泽民的法律及刑事责任, 赔偿受害公民的精神和经济损失。

下面是张淑霞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江泽民在职期间滥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群体残酷迫害, 其迫害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 以下是对我个人人身及经济迫害的事实:

一、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听说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 我们进京讲明炼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 坐火车到哈尔滨被劫下车, 一群防爆警察全副武装, 端着枪对着我们手无寸铁的百姓, 押进鹤岗驻哈办事处, 在等上边的令, 直到下午三点多用客车把我们送回鹤岗。

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面对欺世的谎言, 我和李英旭, 从日武, 高凤英等几位法轮功学员打车进京上访, 在途中被劫回, 劫持到鹤岗公安局, 当时的田局长, 还有几个警察在看着我们, 他们一直在等着上面的令, 直到晚上才把我们放了。

三、一九九九年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在火车站广场边上炼功, 炼到第二套功法时, 来了一辆警车把我们前面的七位法轮功学员抓上车押到红军派出所, 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警察给我们做笔录, 也一直在等上面的令, 直到晚上才把我们放了, 之后, 对我一直是监控着。东山区中共政府的人(叫不上名字), 东山分局的徐成, 新一派出所的指导员刘成, 片警王才, 街道主任周秀丽, 杜亚芹, 常到我家骚扰, 家人被吓得寝食难安; 我在新一砖厂打工, 他们开着警车到砖厂去骚扰我, 单位上下都对我有看法, 新一派出所的张涛也骑摩托车到我家中、砖厂、建筑工地来

骚扰我。

四、一九九九年十月份, 我和刘耀坤、孙云杰到张景亮家包子铺(新一水煎包)去, 正赶上丛日武也在, 没说上几句话, 新一派出所指导员刘成带四、五个警察闯进, 没有任何证件, 将我们五人非法绑架到新一派出所, 我亲人到场求他们放人, 他们说我们串联, 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将我们拘留十五天, 送到鹤岗市拘留所, 拘留所让家人交了饭伙三百五十元。丈夫托人来见我, 我吃不起这黑监狱的饭, 我绝食了, 姓王的管教对我家人说我绝食对抗政府, 顽固份子等, 还诽谤我师父, 煽动我家人对法轮功的仇恨, 还鼓动我亲人说我对家庭不负责任, 还做好人呢? 不明真相的姐夫当场打我耳光。他在那笑, 说风凉话。

十月二十八日十五天已满, 我家人来接我, 新一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 把我们几个人接到新一办事处让我们吃饭, 下午再回家。亲人们一直在外面等着, 直到下午三点多, 上边又来令了, 又把我们五个人送往鹤岗市第一看守所, 那一刻家人哭得……丈夫手里拎着给我买的饺子、满眼是泪的望着我, 老母亲高血压直摔跟头, 妹妹怀着孕从老家来接姐姐, 两个孩子哭喊妈妈, 我心碎了。中国的法律是什么啊? 十五天到期不放, 又送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真让人难以心服。

五、在看守所四十天里, 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馒头, 喝得是冷白菜汤, 上面浮着小飞虫, 碗底下一层泥, 女管教经常打骂法轮功学员, 拳打, 脚踢, 罚跪, 睡的大铺上到处是耗子洞, 耗子都咬过法轮功学员, 非人的折磨。一天一个人说是律师来见我, 他对我说: 政府要拿你们开刀, 出头的椽子先烂。现在说不炼都不放了, 你得为你的家人、孩子想想啊, 不炼回家再炼呗, 把手咬破, 写不炼能回去。我当时想: 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尽责任, 不让那么多人为我痛苦, 咬手出

血怕什么, 好人就得为别人活着。没想到管教把我写的交到上面, 他们又拿这几个字做煽动群众的借口, 开大会表扬我, 说了一些政治运动的宣传词污蔑法轮功, 说写血书不炼了等等一些假、恶、斗的煽动。我回到家中, 眼泪止不住的流, 我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大法。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原是个白血病的人, 其它病数不清, 自一九九六年七月份修炼法轮功到一九九九年, 我不知不觉的病全好了, 我却被逼说不炼, 还在大会上拿我说事儿, 我当时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不敢看书中华师的法像, 不敢见到一起修炼的法轮功学员, 心里喊: 天啊! 中国的政府为什么不要好人呢? 这样对待我一个与世无争的家庭妇女, 做好人犯法? 使我对中国的法律失望了。在我被关押期间, 我家养的三十多头猪全折腾没了, 丈夫整天跑我的事。十二岁的儿子喂猪, 十一月份都上冻了, 用棍子砸猪食缸……

六、二零零一年春天, 我发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 政府贴出来布告(举报一个炼法轮功的给五百元)。新一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绑架我, 我走脱了, 他们怕我去北京, 就主动找我丈夫说十五天拘留也不送我了, 让我回来就行, 我的一位亲戚跟派出所的姓曹的所长是同学做担保, 还给新一派出所的王才、所长花五百多元钱买了西服。每到敏感日, 他们总是到我家骚扰, 我的手机, 丈夫的手机都被监控。

七、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 我地对法轮功进行大搜捕, 连夜抓人, 就连七十一岁的老人都被骗到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大约四百多炼功人被抓。五月十日我种地回家, 一家四口刚吃饭, 门外闯进五、六个警察, 领头的是新一派出所的王才, 他们进门就乱翻, 把沙发都掉过来找, 最后连一个纸条都没有找

到，两个孩子被吓哭，丈夫也呆了。王才对我说：跟我走一趟吧！我说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东山分局下的令。我不服，他们来拽我，我怕吓着孩子，只好下地穿鞋。我出门说上厕所，从后面的板车子就跳过去了，跑到小姑子家的车库里。王才带人追来说：这是她小姑子家，搜。王才看见了我疯了似的打我耳光，他们把我拖上警车，把小姑子和她丈夫也用车抓进了新一派出所，我被关进最里边的房间里。三个警察，有新一派出所的杨茂林，有东山分局的肖军，一个不知姓名，他们将我背铐着，拳脚相加，把我打的头晕目眩。丈夫在外面听到我的喊叫声疯了似的往里冲。他们把门反锁上，打了两个多小时，还要拿皮管子打我。这时我家有个亲属也是警察，丈夫找来的，他一进院，他们赶紧把我的背铐打开，让我坐下，还说扑落扑落你身上的土。随后都出去了。亲属的到来，他们只好把我小姑子和她丈夫都放了。他们说：我是上面的令让抓的，不能放，因没有任何证据，就把我补了二零零一年春天的那个十五天拘留了，把我送进了鹤岗市拘留所，我不服这个法律，简直就是拿人的生命开玩笑，第二天丈夫和亲人们来交饭伙钱，见了我，丈夫哭了。我的脸被他们打的都变形了，眼睛睁不开，最严重的是乳房被踢的整个都硬了。非法拘留了十五天也没放我，到十八天，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王才和肖军又来了，把我送进了鹤岗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六个月。这期间，女管教吴燕飞对炼功人很残暴，指使刑事犯不让我们睡觉，用拖鞋底打嘴巴子，用毛巾接水管子的凉水，往头上攥，带支棍子，一个监室关六十多人，地上都睡到厕所边上，因为把大铺都让给那些年老体弱的人，我睡在厕所边上，整夜难眠。人多上厕所都接上了，怕踩着，扒拉着走，早晨起床，被底下都是水，吃的窝头，咽不下去。因玉米面发霉，在水泥地上晾着，上面是鸽子飞，下边是狗跑（鸽子，狗都是二看养的），让刑事犯出去筛筛就给我们吃，非人的折磨。

八、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王才和肖军拿着条说我被捕了，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得意的说，十六大开完了，把你们定为×教，把你一判刑，你就是政治犯，敌我矛盾，咋

对你们都不过分。你家孩子因你都上不了大学。我说：我一个家庭妇女就因为炼功祛病健身，按“真、善、忍”做好人，却成了敌我矛盾，政治犯？我被非法送进鹤岗第一看守所。我丈夫在外面到处借钱，托人往出赎我，领着孩子到市政府去求领导。他们是什么百姓的父母官呢！根本不理睬，他托人找到了东山法院的审判长王建华，他说：家里没搜到东西，再说不炼了，再说是做转化工作的，也许能判缓。我丈夫给了他六千元钱让他上下疏通一下说：不够我卖房子，能回来就行。过一段我丈夫又去找他，他说没办法，这事直接归中央管，只能少判一年，因为法轮功是定的四年打底，就说她有立功表现判三年吧！还退回来四千元。花二千元买一年，丈夫还感谢呢！

九、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九日，我和王忠清、孙云杰被非法开庭，在鹤岗市东山区法院，丈夫、亲人，还有一位好心的正义律师，早在那等着了。在我的想象中，法院一定是一个庄严的场所，因从小在电影里就看到法官那种庄严的神圣的气质，可当我走进审判庭，我失望了，阴森森的没有证人，不让律师辩护，当场说，还敢给法轮功辩护？我自辩也没人听，审判长王建华就是按着提前写好的稿子念念，就定罪了。下面的审判员高丽萍，代理审判员王伟，书记员周



三言两语：“没了中共，中国怎么办？”

【明慧网】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中共与中国的关系，就是恶性肿瘤跟人的关系一样。它的替代词就是：“没了癌细胞，人可怎么办？”

没了癌细胞，人体的好细胞就不会再被吞噬了，也不用再跟癌细胞作战了。中国人被中共弄得够惨了，没了中共，中国就健康了。谁要担心癌细

庆军在交头接耳，说着讽刺的话。更可笑的是没有证人，判决书中的证人却是街道主任周秀丽、杜亚芹。就这样我被构陷冤判了三年，我又一次对公检法失望了，对中国的法律失望了，对执法者们失望了。我心里喊：师父啊！今天的人还有救吗？我提出了上诉，他们说：法轮功上诉都是维持原判，没用。

十、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六日，中级法院的审判长朱明君，审判员穆卫东，代理审判员陶立君，书记员李蔚到看守所来提审，草草的给我们维持了原判。我在鹤岗市第一看守所出工，打扫卫生，奴役苦度了三年。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回到家中，家里没有了主妇，不像个家样。为了赎我，丈夫东奔西走根本没心思打工，再加上花钱到处找人，连接见都得托人花钱，家里欠下了很多债。儿子十四岁就上不起学，没人管，怕学坏，就送到山里他大伯家去放牛，因儿子小，山里冷，孩子落个大骨节病。直到在天一冷手骨节就肿，疼痛难忍。可怜的小女儿，十一岁妈妈就被冤判入狱，多亏她姑姑帮忙照顾，因我炼法轮功，家里什么低保啊、土地啊什么都没有，无论怎么困难，政府就是不照顾。直到现在，他们对我都在非法监控着。这一切都是江泽民一手策划的，操控其亲信“六一零”办公室人员、司法机关人员进行违法犯罪的行为，希望国家领导人为百姓伸冤做主，将江泽民一伙败类绳之以法，为民除害，重树我中华民族的正义，真正使我中华民族的道德回升！还我师父清白！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我一个公道！

胞消失后，不知自己该怎么办？那就是被中共弄傻了。

